

主盟淮岳 开宗立派

——淮南王刘安创建“淮南学派”文脉丰碑

杨道文

八公山光耀千载，淮南文脉古今绵延。回望西汉初年江淮学术鼎盛之风貌，“淮南学派”无疑是中华文明思想史、地域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。这一诞生于寿春故都、成型于八公山麓的系统性学术流派，由淮南王刘安主导，依托淮楚沃土滋养、承袭汉初黄老新风。其绝非仅凭一部典籍而立说，而是凭借规模可观的著述集群、分工协作的创作群体、自成逻辑的思想理论、特色鲜明的文学实践，集百家之智、成一代之学，构建起体系完备、兼容开放、经世致用的独立学理体系，奠定汉代淮上文脉格局，成为汉初学术革新的标志性成果。

刘安作为西汉杰出的思想家、文学家与学术领袖，镇守寿春，践行“无为而治”，崇文兴教、潜心治学，摒弃藩王奢靡功利之风，以传承文脉、融通诸子、经世致用为毕生追求。他广揽天下英才，组建小山文学集团（相传苏非、李尚、左吴、田由、雷被、毛被、伍被、晋昌等八位高士慕名归附，史称“八公”，八公山由此得名）。该学术团体文理兼备、道术并修，在群贤同心研学、集体著述的深耕实践中，产出数量庞大、门类多元的学术与文学作品。既有思想巨著，亦有辞赋颂赞、方术杂记、经典注解，融通淮楚文脉底蕴、承袭黄老治世思想、整合先秦诸子学脉。除传世经典《淮南子》外，其留存与散佚的典籍共同构成学派完整的著作矩阵，开创独树一帜的小山文学范式，正式奠基成型“淮南学派”。这一学派立足淮南、根植华夏、泽被全国，让寿春一跃成为汉代继长安之外的核心文化高地，镌刻下震古烁今的江淮文脉丰碑。

纵观历代藩王治学兴文之举，唯有刘安以藩王之身，成就一代学术宗师。他集典籍编撰者、思想创新者、学派奠基人、文坛引领者于一身，依托淮楚大地独特的山水人文与千年文脉积淀，打破汉初学术门户桎梏与地域局限，构建起以道学为体、诸子为用、实践为基的完整学术体系。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、兼容百家的文化气度、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、利民为本的治理思想，跨越千年岁月，依旧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光芒。

招贤聚士，群贤荟萃筑牢学派根基

西汉初年，天下初定、与民休息，黄老“无为而治”成为国家治理的主导思想。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与崇文兴学的时代风气，为学术复兴、百家融汇提供了绝佳条件。淮南地处淮水流域，兼具中原礼乐正统、老庄道家文脉与寿春楚地思辨精神，水陆通达、文脉汇聚、包容开放，天然具备孕育综合性学术流派独特优势。

刘安袭封淮南王后，深耕文脉、广纳贤才，以博雅好古、虚怀若谷的胸襟，汇聚八方名士隐居八公山，组建起结构完整、各有所长、互补共生的核心学术团队。刘安本人深谙辞赋之道，文思敏捷、下笔千言，有才思迅捷之誉。他广招天下隐士，淮南英才纷至沓来，一时间门下贤才云集。门下高士各怀绝学，是淮南小山文学集群的群体缩影，亦是“淮南学派”的核心骨干力量。

淮南小山团队文武相融、文理互通、道术兼备、知行合一，形成了全方位、多层次的治学创作格局。刘安居中统筹全局、提炼学理要义、审定各类文稿，与群贤朝夕论道、研学思辨、联袂著述。其治学著述并非局限于后世广为流传的《淮南子》，而是形成了规模宏大的作品集群：思想论著方面，有《淮南子》，又称《淮南鸿烈》；文学创作上，著《离骚传》阐发楚辞奥义，创作《颂德》《长安都国颂》等辞赋颂篇；诸子注解有《庄子略要》《庄子后解》；科技方术留存《淮南万毕术》《淮南道训》。诸多篇章虽部分散佚失传，但在汉代已广为流传，印证了小山集团集体创作的史实。众人将个体学识凝练为集体智慧，将地域文脉、时代思想、百家学说深度整合，为系列典籍成书传世、“淮南学派”开宗立派筑牢了坚实的人才根基与学理基础，造就了西汉一朝“一人领衔、群贤聚力、百家汇流”的治学盛景。

著书立典，集群著作构建学理体系

依托淮楚文脉积淀与群贤集体智慧，刘安带领淮南小山学术团队潜心深耕、数年打磨，产出一大批门类丰富的著作。其中，被誉为“牢笼天地、博极古今”的百科全书式传世元典《淮南子》，是学派思想的集大成之作，标志着“淮南学派”完整思想体系的正式成型。

作为汉代黄老思想集大成之作，《淮南子》立足汉初时代大势，承接先秦诸子千年学脉，秉持兼容并蓄、经世致用的核心治学特质，确立了道学为体、诸子为用的鲜明学术架构。全书以老庄道家思想为核心本体，坚守“道法自然”的核心纲领，构建起系统完备的宇宙生成论、自然发展观与天人共生论；同时打破学派门户之见，采儒墨之善、撮名法之要，纳阴阳之变，有机融合儒家礼制教化、法家治国理政、墨家勤俭务实、阴阳家时序思辨等百家精髓，创新重构出超越单一学派局限的新道家思想体系。

与此同时，学派其余著作从不同维度拓展、完善这套完整的

思想体系。《离骚传》以道家视角解读屈原楚辞，打通道家哲思与楚骚文学脉络；《淮南万毕术》记录古代科技、方术与生活智慧，将学派“观物察理”的治学理念落地于现实实践；《庄子略要》《庄子后解》深入阐发庄子义理，夯实学派道家理论根基；《颂德》《长安都国颂》等辞赋，则以文学载体抒发治世理想。淮南小山团队各展所长、聚力赋能，天文时序的考证、山河地理的梳理、礼乐人文的涵养、修身治世的思辨、民生实用的技艺相互交融，让整套著作集群兼具天地大道的宏大格局与民生百态的现实温度，既有精深的哲学思辨，又有可落地的实践智慧。《淮南子》留存的二十四节气、上古神话等经典文化符号，以及散佚却见于汉代史料各类著作，深度契合汉初休养生息的治理需求，将抽象的天道思想转化为轻徭薄赋、安民富民、因地制宜的理政方略，充分彰显了“淮南学派”扎根实践、贴合民生、经世济民的核心特质。

文道共生，小山文风彰显学派气象

“淮南学派”是集思想、学术、文学、实践于一体的综合性学派。其立派根基，源于完备的思想理论、自成体系的著作集群、稳定的创作群体，而独创的小山文学，是其标志性文化成果，也是淮上文脉独立成型的重要标识，绝非仅依托《淮南子》一部子书而立名。

汉承楚制、楚风盛行，西汉初期文学创作深度承袭楚骚浪漫思辨、求索求真的精神特质。刘安深耕寿春楚地文学沃土，推崇楚文化奇瑰浪漫的文风，带领淮南小山学术团队突破传统庙堂楚辞恢宏悲壮的范式局限，开创出独具淮上特色的山水隐逸文风。相较于屈原、宋玉开创的庙堂“大山楚辞”，淮南小山文学清雅温润、淡泊超脱、意境悠远，立足八公山水、淮水风物，抒写本心、体悟大道，聚焦山野之美、隐逸之思、自然之理，挣脱庙堂文学的桎梏，开启了中国地域山水文学、自然隐逸文学的先河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“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”，《招隐士》便是其中仅存的传世名篇，赋中“王孙兮归来，山中兮不可久留”的深情慨叹，意境独到、意蕴悠长，凭借独特的艺术风格与美学价值流传千古，是汉代骚体赋的精品力作，也是小山文学最具代表性的实践载体。唐代诗人李白“淮南小山白毫子，乃在淮南小山里”的诗句，亦印证了小山文学深远的后世影响力。

依托小山文学集群的深耕创作，“淮南学派”形成了思想体系宏大、著作集群多元、文学范式独特、治学团队完备的四位一体格局，真正实现开宗立派、自成一家。学派思想、治世理念、生态智慧与文学成果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，极大丰富了学派的文化内涵，打破了汉初学术文学集中于中原、关中的地域格局，让淮上文脉正式跻身全国主流文化谱系。

文脉永续，学派精神滋养千年淮上

“淮南学派”植根淮楚大地，却归属于中华文明整体思想谱系，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全国性思想学派。评判一个学派是否真正成立，不仅看其是否留存传世典籍，更看其是否拥有核心领袖、稳定的治学群体、系统的思想主张、持续的创作实践以及深远的后世学术影响。在刘安主盟引领、淮南小山集群集体深耕之下，除前述著作外，《淮南王赋》《淮南歌诗》等典籍共同构筑起完整的学术成果矩阵，凝练出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、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、兼容百家的文化气度、利民为本的治理思想四大核心特质。历经两千年岁月淬炼，这份学派精神生生不息、历久弥新。

刘安以一代宗师之姿，聚群贤、著巨典、开学派、立文风，不以王侯权势留名后世，独以千年文脉精神恒久传世。他开创的“淮南学派”，塑造了淮南开放包容、崇文重教、务实求真、温润雅致的地域人文品格，为淮上大地沉淀出独一无二、不可复制的文化根脉与精神内核。后世流传的相关人文典故，褪去神话外衣，本质皆是刘安与众门客潜心研学、悟道求真、深耕文脉的历史见证。

千载岁月流转，王朝更迭变迁，“淮南学派”的文脉绵延不绝、价值贯通古今。从《淮南鸿烈》的大道哲思到小山文学的山水风骨，从天人共生的生态理念到利民为本的治理智慧，从兼容百家的学术胸襟到经世致用的实干底色，刘安与小山文学团队共同铸就的学派文明，早已融入淮南的城市基因，成为安徽文化、淮河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立足中华文明宏阔视域回望，“淮南学派”是汉初学术革新的璀璨成果，是淮楚文脉集大成的巅峰象征。新时代深挖活化“淮南学派”的精神内核与文脉价值，既要立足现存《淮南鸿烈》等古籍文本，也要尊重历史记载中已然散佚的著作群落，持续推动典籍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必将持续激活千年淮上文脉的蓬勃生命力，为地域文化繁荣、文旅融合发展、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江淮智慧与文明力量。

淮楚文化



淮河早报

8

2026年8月31日 责编：刘菊 版式：刘放 校对：郑传顺